



## 北国风

风俗画儿 FENGSHUHUAER

## 快马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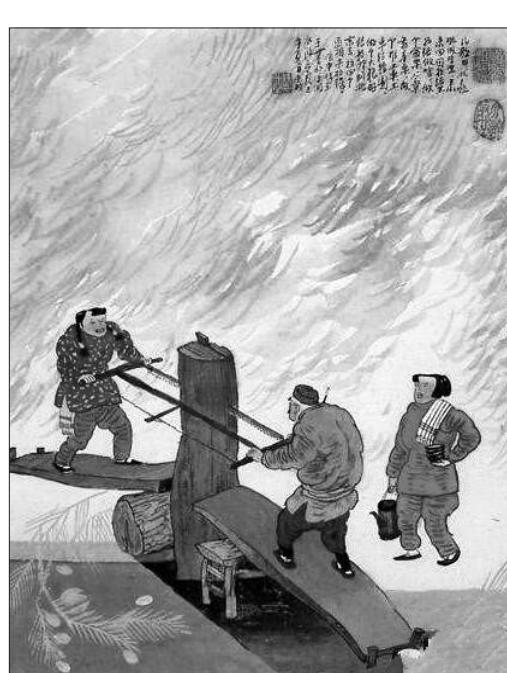
□施立夫

我们说的“快马子”，既不是烟台人说的“快马子”茶炉，也不是《赫哲新歌·打秋皮》中说的：“一条猎犬沿着河岸跑，一艘‘快马子’正顶流直上”的那种两端尖尖，稍有翘头，单人驾驶的小船，而是东北的一种大肚子锯。

要知道，在东北“猫冬儿”，一定要有米下锅，有柴烧炕才行。在还没有封山育林的年代，家里没有柴烧，是要被人笑话的。谁谁家懒得一根烧火棍儿都没有，难道要烧大腿取暖不成？姥爷是个勤快的山东大汉，他1958年闯关东来到东北，无亲可投，无友可访，人生地不熟，两眼一抹黑，全凭着一股子勤快劲儿。冬天一落雪，一早一晚他就拉着小爬犁上山拉柴禾去了，还不能耽误白天上班。柴禾拉得多了，就都堆在院子里，趁着大月亮地的时候，吃罢晚饭，全家总动员，一起截柴禾。

姥爷到底还是心疼山上的那些树，那都是上好的木材，用来烧火白瞎了。所以，姥爷上山拉柴禾，就专挑站杆儿，就是那些已经枯死了，但还站立着的树。放倒后，装上车，拉回家，因为已经风干透了，又好截又好劈又好烧。中午，姥爷抽空拿出锯，一下一下地锯锯，一个锯齿都不能落下，一声一声地“吱吱”不紧不慢地传来，地上就散落了一地的铁末子，然后每一个锯齿在窗户透射进来的光线里闪着寒冷的光。不用说，这锯晚上截起柴禾来，肯定是最锋快的。

姥爷锯的锯，截木头比歪把子锯效率高多了，因此，家乡人都称这种锯为“快马子”。锯长一米五左右，两端有立柄，有齿一侧对称凸如肚状，故又名“大肚子锯”。据说这种锯大约是在1925年前后，从西伯利亚传入中国的。使用时，需要先把木头放到锯架子上，两个人一边一个，站立操作，分别手持立柄儿，一推一拉，像抢锯似的，所以这种锯又叫“二人夺”。两个人密切配合，然后锯齿就“呲呲”地咬进木头里，每次向回里拉的时候，就带出一股子一股子的锯末子，洒在鞋面上。



拉大锯。

姥爷家是进场子的第一户人家，进出场子都必得经过。每每有人路过，都会赞不绝口，“你看看，人家这才是过日子人家呢！院子扫得干干净净，柈子码得整整齐齐！”场长觉得姥爷给他争了光，给他长了脸，工作上也不落后，场长在大会上表扬过姥爷好几回：“你们大家伙儿都跟人家老王头儿学学……看看人家工作是咋干的，看看人家的院子，看看人家的柈子垛……”

姥爷的样子垛太诱人了，后来就有城里人、外村人主动上门，要买姥爷的样子。我记得那时长一丈高五尺的一丈柈子可以卖8块钱，一个月能卖个十几块钱。这当然要感谢一家人的勤劳，也要感谢“快马子”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没有“快马子”，姥爷家的样子垛就不能那么整齐，或者可能就没有样子垛，当然也就不能卖柈子了，生活就会依然紧紧巴巴的。所以很多年，姥爷都把“快马子”视为珍宝，用的时候小心仔细，不用的时候仔细小心，始终铮明瓦亮的，闪着勤快的光，闪着对好日子的向往。

小时候截柴禾，我还爱凑趣地唱起“拉大锯，扯大锯，姥姥家门口唱大戏……”的童谣，那时多开心啊！我长大后，知道了童谣里唱的大锯可能并不是这种锯，而是一种比“快马子”更大的截方材和板材的手工锯，也是童谣中“接闺女聘女婿”时做家具用的那种。说来奇怪，三十多年后，我读海子的诗《麦地》，在读到“麦浪和月光/洗着快镰刀”时，我没有想起麦浪，也没有想起镰刀，想到的却是小时候在姥爷家的院子里用“快马子”截柴禾的场景，人们说说笑笑的，月光和雪光，洗着快马子……

## 中华巴洛克街区

□万冲



老道外中华巴洛克。

哈尔滨老道外的中华巴洛克街区，从南三道街到南头道街，从东北总督府到桃花巷，其间的辅合茶院、仁和永、同义福、仁义巷、新市巷、染坊胡同，游人每迈开一步，都会不小心踏入一则故事里。

当中东铁路横穿哈尔滨之后，欧陆样式的繁华便呈现在洋人聚居的道里、南岗，本土民族企业家、小商贩、手工艺人集中居住的道外也踏上了经济繁荣的列车，把道外建设成了既体现时代印记和欧陆风情，又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都会。

中华巴洛克街区，它所散发出的浓郁的建筑风格极具特色。哈尔滨乡土学者孙荣欣老先生说，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建筑，在国内并不鲜见，在哈尔滨尤其不少，但象中华巴洛克街区这样，在巴洛克建筑的躯体上移植了花样繁多的中国元素，则是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的。资料显示，当时的民族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，很多都是来自关内各地，在文化上集聚包容性，他们既欣赏巴洛克风格的美感，又执着于中华文化中知和平衡的美学，他们不但在建筑的立面上融入中国元素，装饰上牡丹、蝙蝠、金蟾等中式符号，还把巴洛克建筑样式改造成熟粹的楼式四合院，院内的构件则完全是改良后的民族模式，这就是我们在影视剧中时常看到的圈楼，红砖楼房外挂木制楼梯。这种杂糅的建筑样式在国际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。学者杨明生认为，此现象既体现了老哈尔滨人兼收并蓄、兼容借鉴的发展理念，又说明老一代移民无论走到哪里都坚守着文化传承和民族傲骨。

今年，从十一黄金周到初冬的第一场雪，我多次来到中华巴洛克街区，虽然偌大的街区不乏游人，但相较哈市区内其他景区，显然还是太少。几家俄罗斯商品店里顾客总是稀稀落落，咖啡馆、茶铺更是门庭冷落，饭店倒是有的火热、有的落寞，毕竟民以食为天。有些老字号饭店厨艺也是相当了得，留在舌尖上的味道可以让人品咂多日，但是，除了哈尔滨人，还是知

者甚少。我问一位来自南京的小伙子，来这里看什么？他说，看建筑哇，这么多好看的建筑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还是头一回遇到。问上海人，问北京人，问来自马来西亚的姑娘们，大家都说：看建筑哇。

老道外市民张树波说，老道外本来就是最有人气的地方儿，也是最贴近地气的地方儿，当年它是除了达官贵人、大商巨贾之外，寻常老百姓也喜欢待的地界儿，这里弥漫着平民的气息。一对台湾来的老夫妇看到冰糖葫芦，不假思索地买来品尝，那种满足感一定是想起了小时候。三位在哈尔滨上学的女大学生结伴而来，她们围住了做糖画的小摊，几乎是屏息地等待三幅糖画的问世，当三只动漫猫摆着手时，她们彼此都感觉到这个世界的纯净。一对中年男女喝起了捧碗酒，豪饮之

后狠狠一掷，那碗立马稀碎，此一摔的含义，让每一位各自理解去吧。

中华巴洛克街区有着道外区的特色圈楼，只要人站在那里，便有了生活场景，这种假想是抑制不住的，比如穿旗袍的太太，比如穿马褂的职员，比如修理钟表的、剪头的、买大碗茶的、磨菜刀的。

这就是生活，生活可以是快的，有压力的，但回忆别人的生活则可以是散漫的、轻松的。在寒舍客栈的聚会区，三两个年轻人喝着咖啡、上着网、看着书，我一进屋，服务员便把一杯热的柠檬水端到面前，果然是一个温馨所在，手暖了，心也暖了。生活着，发现着，散漫地思考着，这也许是现代人的一种追求，有时，我们做不到，但有了中华巴洛克街区，我们便能做到。

## 冰滑子冬趣

□马雁凌

小兴安岭的冬季长，结冰期大约6个月；但是，漫长的冬季，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，却挡不住林区人的热情，挡不住孩子们的天真快乐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冬季是林区木材生产的黄金季节；冬季是孩子们的欢乐季节。工人们巧妙利用冰雪集材、运材；孩子们利用冰雪游戏玩耍，大人孩子都把冰雪运用到了极致。

那时，孩子们的游戏有那个时代的特点：冬季有冬季的玩物和玩法：抽冰尜、堆雪人、爬犁、滑冰、打冰球，其中最普及的是爬犁。这种爬犁由一大一小组成，大爬犁刚好能坐上一个孩子；前面是个A4纸大的小爬犁，一大一小两个爬犁用一根小木方连着。双手各握一根半米长的钎子。孩子坐着大爬犁，双脚伸开，双脚放在小爬犁上，坐好后，用力一撑两根钎子，爬犁就飞快地滑走了。当然，孩子们最喜欢的当属冰滑子。冰滑子也叫脚滑子。

冰滑子是用两块二厘米左右厚的比鞋稍大一些、稍宽一些的木板做成的，滑子贴地的一面用铁钉镶两根8号线粗细的铁丝；两侧钉着小钉子，弯回去，穿上细麻绳绑在脚上。孩子们穿上冰滑子，一脚蹬出去，滑出足有半米远，再蹬一脚，又滑出去半米远，又快又惬意。半大孩子，小学生，几乎人人都有。不仅男孩子有冰滑子，胆大些的女孩子也有。

前些日子，我在桃山林业局白河林场看见改进的冰滑子：他们把冰滑子底上的两根铁丝用两根锯条代替了。锯条比铁丝更坚硬，不会变形，在冰雪上滑行速度更快。那些南方人穿上，在林海雪原飞驰，感到又惊奇又兴奋。

冰滑子可在雪地上滑，也可在冰面上滑。可直着身子像行走那么滑，也可模仿速度滑冰运动员那样曲腿弓腰滑。孩子们穿着冰滑子上学，穿着冰滑子上街，穿着冰滑子东跑西窜。有时，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涌向北大河，用推子推出一条二三百米长、三五米宽的冰面，或是来一场比赛，或是自由自在地滑来滑去。

冰滑子，是那个年代小兴安岭林区孩子们冬天必不可少的标配，让孩子们的冬天充满乐趣。

每逢冬季将临，孩子们早早准备了滑子，跃跃欲试。天天盼着上冻，天天盼着下雪。年纪稍大些的男孩子有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做滑子；年龄小的孩子或者女孩子只能一天到晚的在父母面前撒娇逗留，磨

磨唧唧，恳求父母给做一双冰滑子。

记得8岁那年冬天，我不止一次缠着父亲说：“爸，人家都有冰滑子了，就我没有，你也给我做一副吧。”父亲不紧不慢地说：“都谁有冰滑子了？”“不信你问我。”父亲说：“行了，我也不去问了，别人家孩子有的，我大闺女也得有。爸给你做去。”父亲拿过邻居家男孩子的冰滑子看了看，立刻着手给我做冰滑子。

父亲把一块木板用刨子推得溜光锃亮，比量着我的鞋子大小，用锯拉开木板；还把木板的四个角磨圆，看起更像鞋底。父亲把小钉子分别钉在前尖、后跟的边缘上，再把两根崭新的粗铁丝顺着木板在相距五厘米左右的位置上固定好。在木板两侧分别钉上两个小铁环，父亲拿着细麻绳正要穿上，母亲见了，找来一双长长的草绿色鞋带代替了麻绳。这副滑子比别人的秀气得多。至此，我也有了冰滑子。

上了大坝，再下大坝。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天然冰雪场。一大群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在热火朝天地享受冰雪带来的快乐。

仔细一看，几乎人人脚下都绑着冰滑子，滑来滑去，你追我赶，像哪吒踩着风火轮。孩子们有的玩老鹰捉小鸡，有的玩打雪仗，有的堆雪人，有的支冰爬犁，有的比赛。玩的忘记了时间，直到有三两个家长站到大坝用威严而不失慈爱的声音喊自己孩子：“几点了？看不见天黑了？还不回家吃饭？再这么疯，看明天不把冰滑子填灶坑烧火！”孩子们一立立刻爬上北大坝各奔各家。

那时，距离我家不远有一个杂货铺，因为是几个老人经营，所以我们就叫这个小铺“老头组”。一次，母亲要包饺子，却发现酱油不够了，就拿三两角钱，让我去“老头组”打酱油。因为能穿冰滑子，还能剩下零钱，所以我兴致很高。我立刻穿上棉袄、围上兔毛围巾，戴上棉猴帽子，手闷子，把挂在板障子上的滑子拿下来，仔细地绑好鞋带，这才拿着酱油瓶子，穿着冰滑子去“老头组”打酱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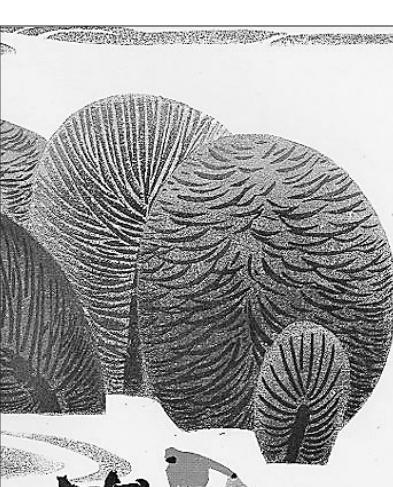
打完酱油，还剩一角多钱，买了几块大冰糖，这才按原路往回滑。那时，我刚学会穿冰滑子不久，还不得要领。越不会滑，越想滑，逮住空就想穿上试试。

一开始，滑的还算顺利，几次前仰后合，都被稳住了。我家通往“老头组”的那条路是一条主干道，是能并排跑两挂马车的土路，路两旁是半米深的壕沟。冬天，壕

沟冻上了，铺了一层厚厚的积雪，看起来，比夏天干净不少。从“老头组”到我家，一条大道千余米，拐个弯，再有500米左右就到家了。就要拐弯时，看见道上有一长条条明冰，我正想好好滑一下，享受一下飞身直下的感觉，不料，迎面来了一辆马车，吓得我惊慌失措，急忙收住脚，身子一歪，滑到道边的壕沟里了。恰在此时，赶车的老爷子也发现了我，急忙勒住车辕的大白马。有惊无险！虚惊一场。幸好是冬天，沟里是厚厚的积雪。积雪托住了我，托住了酱油瓶子。人，没摔坏，酱油瓶子，没打破。要是摔倒在平地，酱油瓶子是保不住了。

至此，我开始虚心地向同学学习要领，自己慢慢体会，终于掌握了一些秘诀：平道怎么滑，拐弯怎么滑，加速怎么滑，收住怎么滑……

渐渐地，我从战战兢兢到收放自如，一个冬天下来，我滑冰滑子的水平不亚于男生。冰滑子，给我带来了欢乐。



北方冬趣。

## 岁月回响 SUYUEHUIXIANG

### 杀年猪

□九歌

记得小时候，屯儿里家家养三五口猪。小的叫猪羔子，中溜的叫半大子，瘦的叫克郎儿，胖的叫肥猪，留着下崽儿的那是老母猪。

东北年关，猪羊一刀菜。猪大了上足膘就要挨刀了。头天晚上，全家人兴奋得睡不好觉，掐指算计第二天杀猪用的家伙。

大清早，院子里的积雪被主人踩得“嘎吱、嘎吱”地响，从前街请来杀猪匠，从后街借来猪挺棒（挺子），东两院邻居跳过隔壁墙来帮忙。一时间，院子里的人忙乱起来。男主人手里攥一把绑猪蹄子的麻绳，杀猪的袖着手，胳膊窝底夾下一把尺来长的镊子，小孩手里捏根儿细线绳，等着扎吹鼓了的猪尿脬，女主人端着食盆，把猪引到院心，瞅着自己干一把稀一把喂了两三年的猪再吃上几口儿，手里摩挲着猪脊梁，心想着刚抓来猪崽儿时的光景，甩下几颗不舍地泪滴。等不得猪吃完，几个壮汉一拥而上，扯腿的扯腿，拽尾巴的拽尾巴，按着按绑的绑，三下五除二，把猪绑个结结实实。抬上木头桌，四蹄当间插根木棒别着，两头各有一人压着。一刀见红，一盆猪血，一锅开水，一个多时辰的工夫，血脖、酸菜、血肠下锅，找来吃猪肉的客人上桌，坐在炕沿上，笑着、闹着，没话找话，问问斤两，问问喂了多少天数，口里吃肉也不闲，东扯西侃着下酒。六十五度小烧，辣得直吧嗒嘴。

小孩儿挤上地桌，白白的肥肉，一两块儿就腻住了，夹几块血肠，盛半碗小米干饭泡两勺菜汤，两手捧着舔碗边吃，撑得直打嗝。吃饱了，杀猪这家孩子，从墙上摘下还没干的鼓鼓囊囊的猪尿脬，拿到当街和小伙伴们当球踢。

当晚，累了一天的男主人酒劲涌上来躺炕稍睡了，女主人下地把猪肉一块一块搬过来，撂上案板，瘦的片下来，皮剥下去，切成块儿块儿，把肥肉放锅里熬油，熬好盛进油坛子，留着一年熬菜用。剩下的油渣叫油滋了，熬油时肉在锅里滋了滋响而得名。油渣既解馋又不腻，尤其是在油锅里煮熟的腰子、心、肝、肺等，趁热扔嘴儿，一咬，冒股热气儿。

一口二百多斤的肥猪，去了请客，去了熬油，剩下四个猪膀胱和几小块肉。省细人家把猪膀胱烀八分熟，用面袋子裹上，扔大酱缸里酱。肉切成长条，系上麻绳拴钢台上方的梁上，做了咸腊肉。来人请客切一盘酱肘子，那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。五黄六月，小园里豆角熟了，从房梁上取下腊肉，切几刀，炝锅，腊肉味满屋子撞。说实话，肉味儿打鼻子呛人，一点也不好闻。腊肉炖出来的豆角挺好吃，香，烂嫩。

那些年月，各家各户不管日子怎么清苦，只要过年能杀口猪，大点小点都没啥，全家老少能吃个全科，年头尾能接续上油吃，人们就会感到无比富足。



### 骨铠甲片

□辛玮

望海屯遗址是黑龙江省新石器时代末期较典型的遗址之一。它在建国前就被群众发现，后来遭到日寇的盗掘和破坏。遗址位于肇源县境内，距哈尔滨市西50公里处，松花江北岸。这一带是广阔的松嫩平原。望海屯遗址范围较广，文化堆积层厚，遗物也很多，地表不仅有新石器时代遗物，还有渤海遗物及辽金城址。由于日寇的盗掘和扰乱，对其层位关系的了解，造成一定的困难。遗址地表厚0.4米；其下为黄土层，包含渤海文化遗存；0.6米以下为黑土层，属新石器时代文化层，厚者达2~3米，并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墓葬、土穴住址和大量的动物骨骼。

墓葬共发现4座，距地表最浅的1米，最深的3米。最深的一座墓中，人骨的胸腹部发现有骨制甲片，推测这种骨制甲片是护身的一种工具。墓葬里出土的人骨及陶罐，均涂有朱色，或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有关。

骨铠甲片于1941年出土，系用动物的肋骨磨制而成。计5片，均残。为长方形薄片，每片边角处均凿有小孔，或两三孔一组，或单孔排列，均呈等距两两相对。这种有规律的排列，应与铠甲结构有关。规格不一，长6.6~17.4厘米，宽1.2~2.4厘米。

望海屯遗址出土的遗物石器非常少见，而陶器较为丰富，并发现有大量的各种兽骨，如狗子、鹿、马、猪、牛等。此外还有不少的水生动物如鱼、甲鱼的骨骼。居住遗迹在距地表2米深的沙层中，堆积烧过的木炭，炭堆上放置一个陶罐，旁边还有三条完整的鱼骨。从这些材料看，当时的人类有多种经济生活方式，渔猎和牧畜，并且这一时期的人类过着聚居的生活。由文化层堆积的厚度可以看出，当时的人类数代在此繁衍生息，是较大的定居村落点。

(本版稿件及图片均由黑龙江省博物馆提供。)

